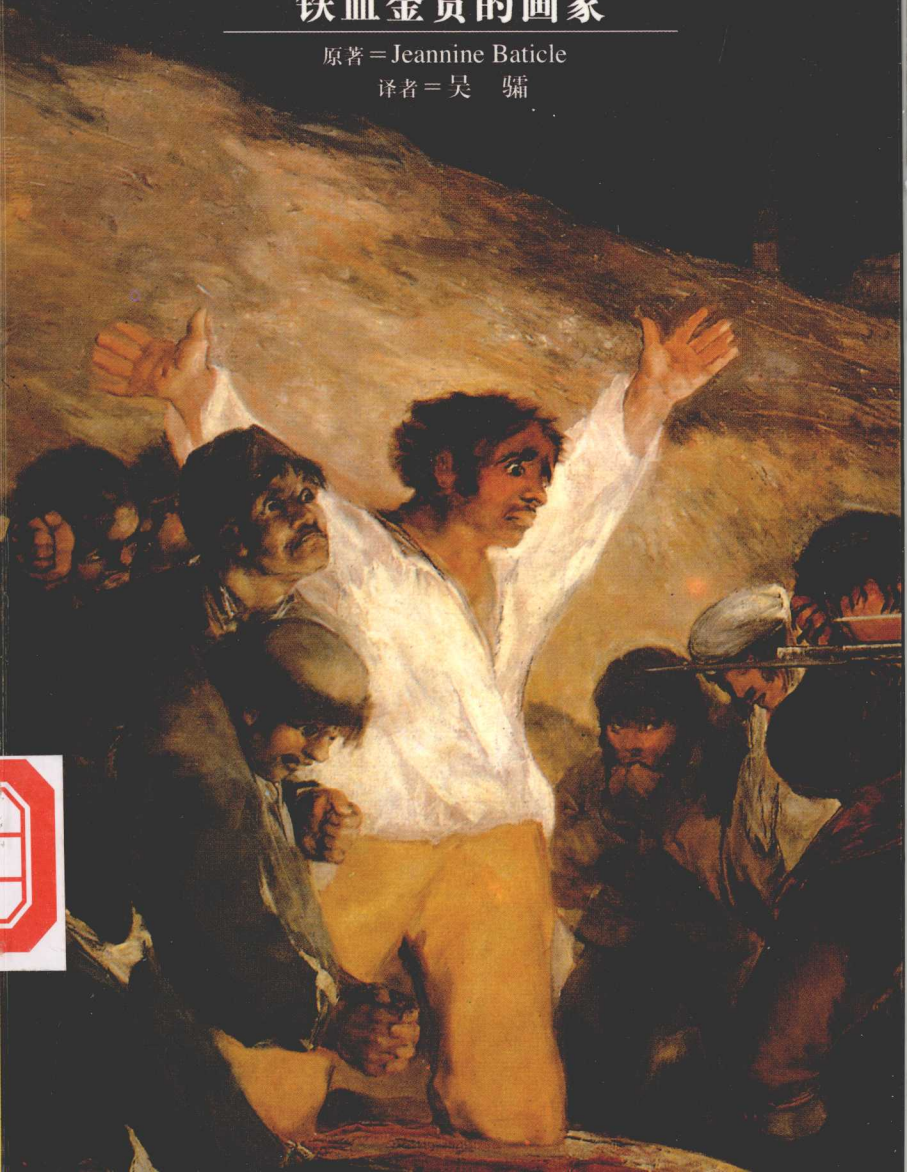


戈雅

铁血金贵的画家

原著 = Jeannine Baticle

译者 = 吴 骥



戈雅

铁血金贵的画家



原著 = Jeannine Baticle

译者 = 吴 骥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戈雅——铁血金贵的画家/(法)巴蒂克尔(Baticle, J.)著;吴骞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
(发现之旅)
ISBN 7-5327-3249-5

I. 戈... II. ①巴...②吴... III. 戈雅(1746—1828)—传记
IV. K835.5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0980 号

图字:09-2001-16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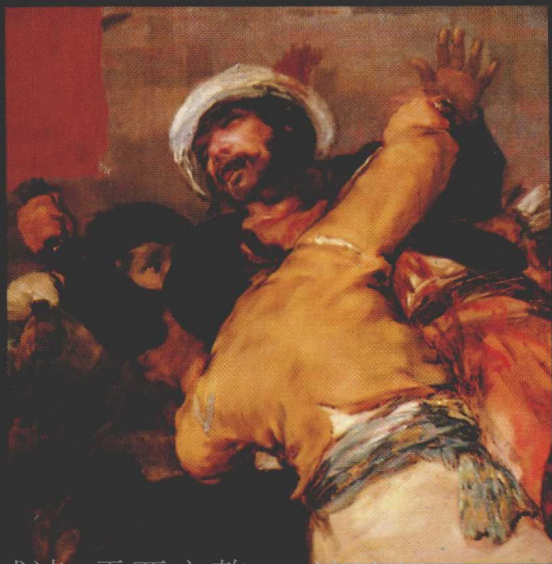
目 录

- 13 第一章 弗朗西斯科·戈雅——一个阿拉贡人
- 27 第二章 戈雅笔下的西班牙
- 63 第三章 命运女神的垂青
- 83 第四章 宫廷画师
- 97 第五章 黑暗中的生活
- 129 见证与文献
- 170 图片目录与出处
- 174 索引

Jeannine Baticle

罗浮宫博物馆名誉馆长。毕业于罗浮艺术学院。1945年进入罗浮宫博物馆绘画分馆工作,担当助手一职。是当今研究西班牙绘画的权威;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她深入了解西班牙的方方面面,包括该国的历史和风俗;这使得她在研究西班牙绘画时,能结合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大气候,从而更好地阐述画家的创作动机。她还专攻了戈雅的作品。她著书数卷,论述西班牙绘画史。

至少马德里留住了它的众王子：他们延迟整理行装，似乎向整个西班牙证明，它还没有被抛弃。但是摄政官缪拉下了命令，七头母骡拉的马车，敞篷的四轮马车加上轻便马车，还是载着年轻的王子们直奔边境。于是人民开始呐喊：“我们遭劫了！拿起武器来！”像一个捆住手脚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腿被外科医生切下一般。那天是5月1日。白天的时候，缪拉在王宫的阳台上露了下脸，引起一片嘘声。



第二天5月2日(光荣的5月2日),法国军官被一群睡眠不足、看上去严重神经质的民众围住,还遭到了他们的辱骂;最后巡逻队赶到,这才解了围。市政广场上布满了手持武器的平民;阿尔卡拉街和波兰枪骑兵发动猛攻,西班牙人纷纷倒了下去。东方广场上,法军的步枪打响,大炮喷射出条条火舌,他们的子弹击中了一群又一群爱国者。两个小时之后,马德里的人民自发组织武装起义。每栋房子都是一处堡垒;阳台、家具、胡椒粉袋和沸滚的油纷纷跌落在法国人身上。



统领皇家近卫军的将军被一个花盆击中头部，一命呜呼。在太阳门，妇女直奔马头而去，切断它们的膝腱。在市郊，西班牙青年从后面偷袭拿破仑的红衣骑兵，把他们拉下马鞍杀死。被激怒的法国人开始盲目屠杀。凡是楼中窗口开过枪的居民，一律格杀勿论。轻步兵撞破一座修道院的门，被砍下的僧侣头颅遗在街中悲泣。







5月3日,法国人控制了马德里。邮政部成了他们的军事法庭。从拂晓到黄昏,一辆辆载满爱国者的大车驶过马德里的大街小巷;车上的人沉默不语,衬衫敞着,双手反剪在背后。在雷蒂罗,在田园之家,在庇护王子山,在耶稣修道院,在布昂·苏塞克教堂,在塞哥维亚门,在蒙克罗瓦,他们被成群结队,甚至成堆地枪毙。到了日落时分,军事法庭连审判都略过了;缪拉下令,凡被搜出携带武器的马德里人,一律就地枪毙。



唐·路易听完报道，恐惧让他缄默无言；他在缝补那些血迹斑斑的破衣烂衫，失足落进了一片血腥之中。

他仿佛看到，他的梦想正在死去。

“5月2日早晨，”炮兵说，“法国还是我们的盟国；但从今夜开始，对所有的西班牙人来说，它就是我们的敌人。”

保罗·莫朗：

《塞维利亚的鞭答派教徒》







目 录

- 13 第一章 弗朗西斯科·戈雅——一个阿拉贡人
- 27 第二章 戈雅笔下的西班牙
- 63 第三章 命运女神的垂青
- 83 第四章 宫廷画师
- 97 第五章 黑暗中的生活
- 129 见证与文献
- 170 图片目录与出处
- 174 索引

Jeannine Baticle

罗浮宫博物馆名誉馆长。毕业于罗浮艺术学院。1945年进入罗浮宫博物馆绘画分馆工作,担当助手一职。是当今研究西班牙绘画的权威;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她深入了解西班牙的方方面面,包括该国的历史和风俗;这使得她在研究西班牙绘画时,能结合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大气候,从而更好地阐述画家的创作动机。她还专攻了戈雅的作品。她著书数卷,论述西班牙绘画史。

戈雅

铁血金贵的画家



原著 = Jeannine Baticle

译者 = 吴 骥

上海译文出版社



1746年3月30日，戈雅诞生在西班牙阿拉贡省首府萨拉戈萨西南五十公里处的小镇芬德托多斯。戈雅的父亲何塞·戈雅，是城里的镀金匠。在当时的西班牙，镀金匠可是个收入颇为可观的职业，因为教堂里装饰屏上的雕像，无论是木刻还是金属质地，照例从头到底，都要镀上纯金。

第一章

弗朗西斯科·戈雅—— 一个阿拉贡人

芬德托多斯是个小镇，周遭景色荒凉干旱，镇上居民不过寥寥百余口人。戈雅的母亲生下他没几天，便抛下戈雅去了萨拉戈萨。当时的萨拉戈萨是个大城市，商业和艺术活动都非常繁荣。

